

1798 年春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1796 年和 1797 年，波拿巴的意大利战役建立了于 1797 年 6 月 29 日成立的奇萨尔皮尼共和国。该共和国吞并了前米兰公国，并于 1797 年晚些时候吞并了自 1512 年起由格劳宾登作为属地统治的瓦尔泰利纳、博尔米奥和基亚文纳。瓦尔泰利纳的丧失表明了意大利语区各辖区可能遭遇的命运。奇萨尔皮尼政府及其在各辖区的支持者鼓动与这一新共和国合并，而本身也承受着法国压力的瑞士各州，已失去捍卫旧秩序的意愿和手段。¹

1798 年 2 月 15 日，奇萨尔皮尼派在卢加诺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被该镇的志愿军团击退，该军团以 *Liberi e Svizzeri*（“自由而瑞士”）为口号，宣布支持留在瑞士。在随后几周内，其他各辖区相继效仿，各统治州解除了其意大利语臣民的从属地位：十二州解除了四个湖区辖区的从属地位，乌里、施维茨和下瓦尔登解除了贝林佐纳、里维耶拉和布莱尼奥辖区的从属地位，乌里则解除了莱文蒂纳的从属地位，并于 1798 年 3 月 14 日放弃了对其的主权。²前辖区成为临时自由共和国，并宣布效忠邦联。法国将军们曾希望将其合并为一个州，但未能成功；1798 年，它们作为卢加诺和贝林佐纳两个州被并入赫尔维蒂共和国。第 C.I 章追溯了从这些事件到 1803 年《调停法》以及提契诺州建立的历程。

常见误解。人们有时认为，提契诺人之所以在 1798 年加入瑞士，是因为他们已作为瑞士臣民长达三个世纪，并对瑞士统治产生了依恋。*Liberi e Svizzeri* 这一口号所表达的含义更为具体：拒绝被奇萨尔皮尼共和国吞并——那意味着依附米兰，并使各市镇沦为毫无政治自治权的单纯行政单位——同时要求摆脱从属地位。这一选择是选择作为自由成员联合体的瑞士，而且是在从属地位终结之际作出的。³

1 告别旧制度的两条道路：日内瓦与各辖区

与日内瓦的对比——日内瓦卷对此有详尽论述——揭示了提契诺道路的特殊性。日内瓦在 1520 年代和 1530 年代摆脱了其主教和萨伏依家族的统治，于 1536 年接受宗教改革，并在 1798 年被法国吞并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它于 1526 年与弗里堡和伯尔尼、于 1584 年与苏黎世和伯尔尼缔结同盟（*combourgeoisies*），并以武力捍卫其独立、抵御萨伏依，最著名的是 1602 年 12 月的“攀城之役”（*Escalade*），随后是 1603 年的《圣朱利安条约》。⁴日内瓦直到 1815 年才成为瑞士的一个州。在整个近代早期，它都是一个自行立法、自行征税、自设法院并自主开展外交的主权国家。

提契诺各地区则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它们在十五、十六世纪丧失了政治自治，直至 1798 年一直作为属地受到统治。它们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外交政策、没有自己指挥的军队，也没有高于市镇和山谷层级的任何机构。日内瓦的精英是在一个共和国的治理中——在一个小国的议会、宗教法庭和外交中——成长起来的。各辖区的精英则是在远方统治者与地方社区之间的斡旋中，在公证实务、移民和贸易中成长起来的。

这两种经历造就了不同的法律和金融文化。日内瓦的银行传统源于一个主权共和国的公共财政、胡格诺派网络以及日内瓦卷所述的对法国王室的放贷。卢加诺的传统则源于移民家族的私人财富、

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社会中的公证与受托实务，以及跨越一条自己无法掌控的边境处理资金的经验。这一差异至今仍清晰可见：日内瓦金融中心将自身视为一个具有外交和多边使命的国际机构，而卢加诺金融中心则围绕家族、受托人以及与单一大邻国的关系而组织。

2 臣民为何选择瑞士

1798 年的决定常被描述为一个悖论：昔日的臣民选择加入其昔日统治者的联邦。只要考虑当时的其他选项，这一悖论便迎刃而解。与奇萨尔皮尼共和国合并，意味着融入一个由米兰主导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其中各市镇将沦为行政单位，*vicinanze*（邻里自治团体）将丧失对森林和公地的控制权。而加入赫尔维蒂共和国以及 1803 年后的瑞士邦联，则意味着与昔日统治者平等、保留地方机构，以及较轻的联邦负担。对于其生意依赖过境通道和阿尔卑斯山以北市场的商人和移民而言，与瑞士的联系也是一项经济资产。⁵ 提契诺人选择了这样一个联邦：它使他们得以保留在辖区时代所捍卫的东西——他们的市镇、他们的章程以及对自身钱财的掌控。

3 注释

1. Marco Dubini, “Cisalpine, République”, in DHS, 2019 年 12 月 12 日版本, <https://hls-dhs-dss.ch/fr/articles/006621/>（该共和国于 1797 年 6 月 29 日成立；“l’annexion de la Valteline grisonne”以及奇萨尔皮尼对提契诺的领土主张）；Businger, “Why is Ticino part of Switzerland?”（见上文），关于波拿巴于 1797 年将瓦尔泰利纳并入奇萨尔皮尼共和国；Stadler, “Ennetbirgische Feldzüge”（见上文），关于格劳宾登于 1512 年征服瓦尔泰利纳、博尔米奥和基亚文纳。
2. Dubini, “Cisalpine, République”（见上文），关于 “le coup de main sur Lugano du 15 février 1798”；Businger, “Why is Ticino part of

Copyright © 2026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 瑞士律师、香港事务律师、英格兰及威尔士事务律师。如需了解更多有关瑞士法律、税务及信托服务的信息，请访问 www.ressos.ch

Switzerland?”（见上文），关于同日将政变者逐出该城的志愿军团、liberi e svizzeri 这一口号、其他辖地追随卢加诺的行动，以及卢加诺和贝林佐纳两州；Fransioli 和 Locarnini, “Leventina”（见上文）（“il 14.3.1798 Uri rinunciò alla sovranità sulla L.”）；Huber, “Locarno (pieve, baliaggio, distretto)”（见上文）（“Nel 1798 il baliaggio di L. ottenne la libertà per iniziativa dei cant. sovrani”）。另见 SWI swissinfo.ch, “Perché il Ticino fa parte della Svizzera?”, <https://www.swissinfo.ch/ita/storia/perch%C3%A9-il-ticino-fa-parte-della-svizzera/72599952>；卢加诺市, “Corpo volontari luganesi”, <https://www.lugano.ch/la-mia-citta/identita-e-storia/corpo-volontari/>。

3. Businger, “Why is Ticino part of Switzerland?”（见上文），据其所述，在邦联统治下 “each commune had been self-governing to a large extent”，而在奇萨尔皮尼共和国中 “individual communes were converted into pure administrative entities with no political autonomy”。
4. Martine Piguet et al., “Genève (canton)”, in DHS, 2017 年 5 月 30 日版本，<https://hls-dhs-dss.ch/fr/articles/007398/>（“la combourgeoisie signée avec Berne et Fribourg en 1526”；1536 年接受宗教改革；1582 年围城失败后，苏黎世于 1584 年成为新盟友；1602 年 12 月的攀城之役；1603 年 7 月的《圣朱利安条约》；1798 年 4 月 15 日法军占领；1815 年加入成为州）。详情见日内瓦卷。

5. Businger, “Why is Ticino part of Switzerland?” (见上文)，关于邦联统治下的市镇自治、作为 “controlled public assets such as the forests and common land” 之机构的 vicinanza，以及奇萨尔皮尼共和国中各市镇政治自治的丧失。另见 Ceschi (ed.), Storia della Svizzera italiana dal Cinquecento al Settecento (见上文)。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 cn.helveticaregister.com/lugano-the-spring-of-1798